

影视歌星陈美龄自述

归来的燕子

〔日〕陈美龄 著

逍遥 译



国际文化出版

.7
3

归来的燕子

——影视歌星陈美龄自述

〔日〕陈美龄 著

逍 遥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ツバメの来た道

Agnes Chan

アグネス・チャン

根据日本中央公论社 1989 年 8 月版翻译

归来的燕子

——影视歌星陈美龄自述

〔日〕陈美龄 著

逍遥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43 千字

1990 年 7 月第一版 199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302-4/I·86 定价: 2.75 元

内 容 简 介

该书记述了作者少女时代至21岁的生活及从艺生涯。她父母生在大陆,后去香港谋生,她自幼家境贫寒,但一直艰苦好学,14岁一举成为香港第一位偶像歌星,17岁登上日本歌坛,是与山口百惠同期,并且齐名的红星,仅1974年一年在日本共获47个奖杯,27张奖状,三年半中为公司创值数百亿日元,其崇拜者无数,在日本、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红极一时,曾主演过《田园》、《我的恋爱》等影片,《燕飞翔》等电视剧。该书还生动、富于人情味地叙述了她的家庭生活。



作者近照



童年时代，母女合影



香港时代，
陈家三姐妹



全家同庆美龄 21 岁生日



欢乐中的
陈美龄



学生时代的陈美龄



演唱时的陈美龄



大学毕业典礼上的陈美龄

目 录

1	12 岁的夏天	(1)
2	觉醒.....	(18)
3	转椅游戏.....	(26)
4	统考.....	(44)
5	“我饿了”.....	(53)
6	偶像歌星跑过走廊.....	(73)
7	“陈美龄呀”.....	(90)
8	红白歌大赛.....	(106)
9	泪水.....	(116)
10	女大学生.....	(126)
11	宝岛.....	(135)
12	转机.....	(152)
13	家庭会议.....	(167)
14	飞出去的燕子.....	(198)
	后 记.....	(207)

12岁的夏天

12岁的夏天。再没有比那更令人厌恶的季节了。即便是今天忆起，我仍感到厌恶。空气中弥漫着腐臭。一切都散发着臭气。

“为什么珠江会漂过来尸体呢？”

我询问双亲。许多无法理解的事在我身边迭起。

1967年，那是香港发生反英大暴动的年头。那时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为能考入理想的中学，夏季刚参加过香港统一的“升中”考试。

我家里有个禁忌，谁也不能谈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话题。中国内战期间，父亲在国民党任职。父亲与母亲在重庆结婚，后赴香港长住，此间生下两个孩子。尔后不久，共产党夺取胜利，祖国获得解放。为什

么我不清楚，父亲曾一度回国。在那里，为“改造思想”，他白天下地耕作，晚上学习毛泽东思想。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留在香港，整日牵挂父亲，遂也追随回到大陆。我二姐就出生在父亲当时所在的广州。

后来父母又分别返回香港。

他们身无分文，必须重新白手起家。1955年生下我，后来两个弟弟也相继降临人世。

父亲对那时的事缄口不提。我们问起时，他也只说“等你们长大了自己去判断吧”，始终守口如瓶。“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如果有人发表这样的见解，他也只叹息着回复一句道：“不过有点操之过急了。”

中国，这是我的祖国。从香港乘上火车，只消两小时就到。那里有我们的亲戚，长眠着我们的祖先，凝聚着我们的民族之魂。然而，对于只有12岁的我来说，那也是个梦幻的国度，是个近在咫尺，却比美国、日本还要遥远的地方。那时，中国正处在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

我家八口人，加上一个养女、一只猫，住在香港一幢又小又旧的公寓的二层。那里叫北角燕子道，是一个只要听了地名，就会使一些人面带戒色的地域。

“是在中国百货商店前边吧？”

是的，那一带矗立着许多中国政府出资、香港商人经营的大楼。和我们住的那幢公寓只隔一条大马路，那边就是共产党人经营的“中国国货公司”。

每天清晨，百货公司的特制高音喇叭都播放带有宣传色彩的歌曲，先是《国歌》，然后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赞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曲子很易上口，节奏亦很明快。我们象呼吸新鲜空气一般自然地学会了那些歌曲。百货公司前悬挂着许多大红灯笼，柜台里摆满了毛泽东的画像和纪念章，还有小红本本《毛主席语录》。附近的孩子们把用一角钱就能买来的便宜的像章别在胸前，权当装饰品。我也很想买一个，但父母绝对不允许，说“不行！”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把戴着这种像章的人视为左派的支持者，父母怕由此招致某种危险。

街上张贴着不少写着标语口号的“大字报”，内容都是从《毛主席语录》选摘出来的，耳闻目睹，我们也在潜移默化中背诵如流，一时间成为时髦语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兄弟姐妹间吵起架来，也要马上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而在大人眼里，那一定是一幅可怕的情景。政治的影响已经逐渐渗透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政治影响远不止这些。每天都有数百具尸体从珠江流入香港海域。大量的中国人不堪忍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试图偷渡香港，然而尚在渡水途中，或被鲨鱼咬死吞食，或遭杀害……。他们的尸体顺流而下，流入香港海面。仅在电视或报纸上见到的惨状，就令人毛骨悚然。这使我明白，文化大革命之猛烈，绝非人们所能想象的。父母变得愈发沉默寡言，再不谈论中国的亲戚。有时我夜里口渴起身去喝水，还会听见母亲的啜泣。

香港的反英暴动长时间没有平息的迹象。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左右两派的斗争日趋激化，宛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震撼着小小的岛屿。往日那些宁静的日子早已为

人们所遗忘。

反英暴动的导火线，竟是一件微乎其微、与左右两派和英国都无干系的小事。在香港与九龙半岛之间，有一条大名鼎鼎的轮渡。这艘轮渡决意提高票价，一等舱从以前的一角提高到两角，二等舱从五分提高到一角。有一个反对提价的大学生举着“反对涨价”的标语牌，在码头开始了抗议活动。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至此从未有人公开反对英国政府的任何决定。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一位“有勇气”的大学生。许多市民对此表示支持，纷纷奔赴码头，欲一睹大学生为快。新闻界也做了醒目的报道。于是，一夜之间大学生成了英雄。恐怕对此最为惊诧的还是大学生自己。我想他那样做多半是受了当时风行美国的反战活动的影响。

可是英国政府却将他立即逮捕，然后声称他神经不正常，关进精神病院。他的大学生伙伴蜂拥而起，为抗议英国政府的做法，对他表示声援，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尔后“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大量检举学生”的事件频发，使抗议浪潮日益高涨。加之文化大革命热潮的影响，最终竟发展成一场大到莫名其妙程度的暴动。

对立的双方均振振有词。英国政府声称是“为了香港的治安”；共产主义势力说“为了中国同胞不再受外人蹂躏”；国民党说“只有自由主义的我们才是最可信赖的。”至于谁是谁非、谁优谁劣，没有一个人能轻易作出判断。

我家住的那一带慢慢变成了这场地震的“震中”。由于对面的百货公司和四周的建筑多是左派势力的领地，暴动激化以后，我家附近很快出现了两个大门。只要把门关上，谁也无

法进入这片左派的“阵地”。

在游行队伍遭到英国军队和警察驱散时，左派阵营的人们或逃进百货公司，或如潮水般拥进大门。我们在公寓二楼看热闹，目睹发生在脚下的事件的全过程，象欣赏一部电影那样惬意。这可比某些无聊的电视节目要好看。

有几次，我们只顾开心，不小心使自己也跟着倒了霉。英国军队从紧闭着的大门外往里扔了几颗催泪弹。

“不好，是催泪弹！”

赶紧去关窗户，但已为时太晚，父亲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脸，喝斥道：“不是告诉你们不能看这种热闹吗！”

毒气很杀眼睛，熏得手和脸都疼得慌。一天晚上，当一颗催泪弹飞进厨房的时候，我家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战场。

“军队真可恶，太过分了！”

我们一个劲儿地骂军队。

“怪你们自己看这种热闹！”

父亲这样斥责我们，母亲则脸上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嘟哝道：“我看哪个都怪。”

翻遍所有的报纸，也很难理出个头绪来。根据自己的经济靠山，各家报纸的立场和论调各异。左派的报纸自然说左派正确，亲台亲英的报纸则强调英国政府的措施是正当的。由此，年仅 12 岁的我有了一个发现：

“事实只有一个，可不同的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那时，我第一次理解了父亲“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那句话的涵义。

晚上施行戒严令。一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拾掇好碗

簇，象往常一样观望我家附近的骚动。一群参加游行的人在警察追赶下跑进百货公司大楼。警察的队伍将百货公司团团围住，大有不善罢干休之势。

夜深了。零点过后，突然传来响声。警察向大楼里打了一发东西。蓦的，百货公司里吐出一条火舌，这火舌瞬间便燃成一片火海。

警察把从火海里逃出的人们一一逮捕。接着，候在那里的消防车开始放水灭火，好似在报仇雪恨。灭火活动一直持续到所有商品都彻底毁坏之后。商店橱窗的玻璃支离破碎，仓库里所有的物品都泡了汤。

“真厉害。”

我揉搓着一双惺忪的睡眼，自言自语道。

当我看到翌日的报纸时，不禁瞠目结舌。

“百货公司起火，警察与消防队立即奔赴火场。起火原因不明，死者数人，伤者数人……”云云。

谎言。完全不符合事实。我问父亲报纸为什么要扯谎。父亲的回答一如既往：

“你自己去判断吧。”

这对 12 岁的我来说，实在是个难题。

记得是看“升中”考试分数那天的事。盛夏午后的太阳毒得几乎有些残酷。我一边在意短袖薄制服紧贴在后背上的难堪，一边快步往家赶，为的是尽早告诉母亲我已被第一志愿的中学所录取。

快到家门口了，我才发现周围的情形有些异样。许多人云集在那里。我钻过层层人墙，好不容易才挤到大门前。门

前站着众多的英国军人和警察。

“发生什么事了呢？”我迷惑着从后边那条路跑到另一扇大门前，发现这扇门前没有路障，英国士兵正在持枪警戒。我又试图穿过几幢楼房，好从“秘密通道”回家去，谁知每幢楼的大门都被他们守得死死的，根本无法通过。回家的路全部被封锁了，我转了足足半小时，皆为徒劳。

“这如何是好？”我周身大汗淋漓，百般无奈又返回第一扇大门前边，进去试试。我正欲举步，两名英国士兵的枪已挡在我的胸口前。

我哭起来了。焦急、回不了家的委屈和对在家里望眼欲穿的母亲弟弟的挂念使我一下子跌坐在路旁，嚎啕大哭。那是“哇哇哇”的真格的哭。我在家里素有“爱哭大王”之称，此时的哭泣想必充满了魄力。

不一会儿，士兵带着困惑的表情，开始用英文劝我别哭。我也用英文疾呼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好吧，我带你回去。”一个士兵把我拽起。枪口一直顶在我的脊梁上，直到家门口。

只有母亲和弟弟在家。母亲见我两眼通红，少有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继续哭泣，早把向母亲报告考试结果的事抛在九霄云外。

军方和警方对附近居民进行了强制性搜查。他们怀疑有左翼分子藏匿在这里，对这个“地下据点”进行了彻底的清查。据说他们在我家对过的那幢楼房的二层，发现了一所共产党的秘密医院。那里平时总拉着百叶窗，我们一直以为是家餐厅或咖啡厅，可实际上却是家大医院，设备相当齐全。

总之，我非常讨厌那个夏天。不是“谁受伤了”就是“谁被捕了”，要么就是“朋友到国外去了”，尽是一些让人伤心的消息。我的一个好友跟随他的家人移居到南美去了。还有不少亲戚移居到美国和加拿大。我家勉强糊口，根本不可能考虑离开香港之类的事。我拂不去心头那一抹被人遗弃的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寂寞。

清规戒律也一天多似一天。“不要和不相识的人交谈”、“放学后别到其它地方去，要直接回家”、“不许东张西望”、“掉在路上的东西千万不要动”。

耳朵几乎听出茧子来了。爆炸事件此起彼伏。炸弹是手制的，放在罐子里，一动就炸。一次发生在去教堂路上的爆炸事件，夺去了好几个儿童的生命。从那以后，家里禁止我们单独去教堂。

为防止有人私制炸弹，政府禁止贩卖爆竹。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爆竹是不可缺少的。喜庆佳节、扫墓、敬神、祭祖……爆竹是所有仪式的必需品。没有爆竹的生活令人难以置信。爆竹的声响在街头消声匿迹，这似乎牵走了我们魂魄中的某些成分。

我的身体在不停地变化，处在不稳定的思春期。乘公共汽车时有老头触碰我的身体，在上下学途中，曾经碰到一个老头迎面脱下裤子。“这是做什么呢？”我大惑不解。

我和一个好朋友吵翻了，原因是我得知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染上了同性恋的恶习。这对我打击太大，我唯有将这一切归结为地球出了毛病。

贫困也是痛苦的。放高利贷的人上门逼债，连家里的钢琴、床都搬去抵债。于是母亲流泪，父亲在沉默中忍耐。